

成仙邪

笑破天著

一册



第一章 太原城 十锦馆开张

鬃红烈马，奔腾如雷，旋风似地驰骋于车水马龙，繁华热闹的太原城广阔街道，光头的骑士，身穿五花但题满墨字的袈裟，一股鞭子疯狂的往空中抽甩，那种兴奋的喧嚣，能让人想起突上金榜之新科状元，那股兴奋而不自禁的吼叫“通吃神探、保镖、武功补习班，十锦馆开张啦——天下第一好消息！千万别错啊——”

狂马怒奔，震得街上行人纷纷侧避，尤其是马尾缠着那条足足有二十丈长的鞭炮，霹霹叭叭，爆声震天，飞雪般红色纸花涌向街道四处，宛若迎神接鬼，过年过节之热闹气象。

街道另一头也窜出同样的和尚、马匹和鞭炮，两人笑嘻嘻风驰电掣地闪身而过，搅得百姓以为是啥大官贵族莅临，这种行径，真叫人侧目，干脆生意也不作了，冷目掀起这两名疯和尚在搞啥名堂？

两匹马来回足足跑了三趟，鞭炮放了十余串，说它们已惊天动地也不为过，众人已明白，城西有家“通吃十锦馆”要开张了，但此馆到底是干啥的，恐怕只有和尚自己才明白了。

鞭梢已放光。阿三这才跨身下马，反手抄起，潇洒地举掌拍向马背，自鸣得意道：“嘿！拍！投，拍越响，小邪帮主越受吃！”双手如指挥官，喝笑道：“噢士（滚开）！”

骏马扬蹄人立而起，嘶叫一声，已跃奔冲前，带着殷红红掌印飞奔而去。

阿三斜睨马匹摇动屁股，一副小人得志模样，直叫着“骚！真他妈的骚！只拍一掌，骚劲就那么足，要是踢他一脚，那还了得？……不过今天他倒帮了我不少忙，嘻嘻！改天给你找个好姘头！哈哈……”

马蹄声瞬间已消失，他才想起还有正事要办，提起那黄麻大袋，已吆喝的拖向人群。

他从麻袋里抓出一张张印有不少人象的白、黄、红、橙色的纸片，似乎是宣传单，逢人就塞、就甩。

“来呀！来呀！天下第一好消息！本通吃帮最近骚心大动，决不替你们添福添寿，解决任何疑难杂症，特地在此开了家“通吃十锦馆”！不论头痛发烧、寻人探案、传授武功、保镖保人、不管什么红杏出墙，绿帽压顶！任何再复杂的事情，找“通吃馆”就没有错啦——”

传单满天飞，好事者已围上来，捡拾传单瞧瞧，除了一些介绍内容，还绘了五个人，居中者那撮斜绑的头毛，只要看过杨小邪的人，马上就会明白此人就是他。剩下两个光头不用说就是阿三和阿四，还有两位想必就是小丁和小七了。五个人的嘴巴都往上翘——是笑的。

“来呀！见着有份！今天开张，五折优惠！老头儿！来一张吧！”阿三兴致冲冲抓起传单就往一名六旬青衣白发瘦小老人塞：“你有任何问题，找通吃馆就没错！”

糟老头接过传单，瞄了一眼，皱皱眉袋

“是通吃馆五大英雄！不是盖的！”阿三得意道：“你看我头上玄光暗露，也该明白来头；

的！老头你有问题吗？我马土可以替你解决！”

糟老头犹豫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废话！”阿三转向大堆群众，夸口道：“通吃帮没有办不了的事情！否则还混个鸟！什么玩二（意）嘛！”回视老头：“说吧，不让你尝尝通吃帮的厉害，你还以为我唬了你！”

糟老头突有所悟，闪出一丝狡黠眼神，道：“大和尚你刚才说……什么红杏出墙……”

阿三戏谑道：“怎么，你老婆跑了？”

围观者一阵喧笑，连附近几家商店和酒楼都探出不少人头，想瞧个究竟。

“不是……”糟老头有些困窘，低声道：“我想请你教教，怎样才能叫她们红杏出墙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一阵暴笑，男者已凑前，女者却腼腆羞红地退向后边，但都兴趣多多的想看阿三如何解决这道难题。

“他妈的！死老头！老不休！”阿三愣了一下，暗自骂道：“死小邪帮主，要我背什么鬼玩意儿！看样了还真有点麻烦！”

想不出来，他只好来个先声夺人，一个巴掌已刮向老头后脑勺，叫骂道：“去你的！你以为本通吃帮是贼洞土匪窝？专一千这种偷鸡摸狗、淫抢拐骗的事？本通吃馆有三不做：伤天害理的不做；亏蚀老本的不做；看不顺眼的也不做。你搞什么想叫人红杏出墙？自己又老又丑，口袋又空空的，花兑插在你肚子上，保证营养不良，不出三天就枯了，你的红杏一辈子也出不了墙！再胡思乱想，小心我阉了你！”

阿三作势欲扑，糟老头惊惶地闪向后边，引起众人一阵戏笑。

“记着啊！”阿三灵目扫向众人，笑嘻嘻道：“本帮最正派

了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不但~~不~~作，还有涮掉（料理）那些乱爬墙的红杏，各位有没有此种症状？有的话，本人免费服务！”

众人一阵骚动，个个互相瞻望，总想找出“有此症状”的人，然而这种事怎能泄了底呢？一阵戏笑，仍不见“求医者”。

阿三叫道：“我就不相信我们那么清白？好吧！不好意思，来暗的！本馆后门永远为你们开！喂老头！那招不行，再想点别的吧！”他又向那老头叫喝。

糟老头虽困窘，但仍开了口：“你说我口袋空空的，你有法子马上叫我装满？”

阿三没想到老头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，灵机一动，突然探手抓起老头衣领，双足微蹬，人已如飘风般掠向左边，“福安客栈”二楼黑瓷屋顶。这手轻身功夫已引起众人骚动，顿觉此和尚来头不小，数千百副眼珠也瞅向二楼，但看他有何花招。

阿三嘿嘿一笑，得意道：“糟老头，要装满银子，很简单。”拇指倒向下方：“往下一跳就可以了！”

糟老头两腿都快发软，那敢再往下跳，惊道：“我看我还是空着口袋好了！”

“对嘛！世上那有变银子就有银子？除了本帮帮主以外，谁也没这个本领！”阿三挟着他倒飞落地，放开他。道：“不过看在今天开业，你是第一个客人份上，跳啦！五十两银子！本帮资本雄厚得很！”

他从口袋掏出一个月的薪饷，潇洒地丢给老头，心想此举必定能引起骚动而从此生意兴隆，到那时小邪帮主还不是

大大奖赏一番，那时可就不是五十两了。

糟老头接过银子，果然引起骚动，抖了几下握钱的双手，终于激动地吼了起来：“好啦！通吃十锦馆无所不能，你们看，要银子有银子！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？就是要这样才够意思！快来呀！快来报名！机会难得啊——”

他已抓起阿三黄麻袋里的大把传单，疯狂地发向众人，热闹气氛又起。

阿三打铁趁热，高叫不已：“通吃十锦馆开张啦……任何疑难杂症都有效……”

手一扬，传单满天飞。

不久阿四也走过来，笑嘻嘻道：“成绩如何？”

“废话！”阿三往人群指去：“那些人，连生意都不做了，保证生意兴隆银子拿来！”

“银子？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唉呀！放长线钓大鱼，只要有生意上门，小邪帮主还会少得了我们吗？这就对了！”

阿四顿有所悟，喜上眉梢。道：“对！这就对了！”赶忙抓出银子直往人群甩去，吊高嗓子叫道：“来呀……大好消息！通吃馆开业啦……来就送……”

虽没象上次长安拍买银子那般盛况，却也引起不少震撼。

传单已发完，风骚够了，两人这才迈出八爷步，一晃一晃地往城西走去。

本是古朴庄院，左右围墙已被刷得粉白，压着红列瓦鳞，活如两条巨龙潜伏于此，气势不小。丈二高的大门，嵌上桌大金字草书“通吃馆”，高悬门顶，倒也威风凛凛。不过最令人注意而侧目者，该是门顶竖起三丈高的腿粗白色长木杆，悬

挂菱形一连串的招牌。上方已看不清，但垂在下方仍可看出写着一些“武功馆、镖局、神探……十锦馆”等红底白色字样的硬板木。虽下方缠在墙上铜扣环，但凉风轻吹，仍能晃摆，十分醒目。

阿三、阿四瞅着精灵古怪的眼神，直奔而来。扣推红漆大门，迎着小道两旁悬挂一直串通往大厅的红灯笼，已兴高采烈地奔向重新上漆显得典雅的大厅，接近五阶白花岗石梯，则可见着棕褐正门上方悬了一声黑金字草书“天下第一小帮”。这字就显得怪理怪气，象老鼠沾了墨，在地上打转，就已差不多！不用说，它一定是出自“通吃帮”帮主杨小邪手笔。

方跨上石阶，阿三已邀功式地叫起来：“小邪帮主，万事诗口口，马上就有生意上门了！”

阿四也喜气洋洋叫道：“他孃的！我一口气甩了十条鞭炮到总督府，不轰动也得轰动，这招可是学你在兰州城丢衙门石头那件事，效果一定不同凡响！”

突然厅内传来两声“哈、哈”，就象唱京戏那般有力而傲作。

杨小邪身穿大金长袍，头戴镶满珠光宝石的毗庐帽，关爷般地坐在铺有虎皮大于常椅两倍的太师椅上，要搭两边扶手，非得伸直双手不可。他想装出一副老成持重模样，却掩不住一脸童真而带有邪气的精灵顽皮脸容。

在他身边威武而充满力道，身着蓝劲装的小七，见着阿三、阿四踏进门，已忍不住笑起来，他不得不笑，因为小邪这副模样，已使他憋了几个小时，如今有了“伴”再也忍不下去了。

阿三、阿四见着小邪如此打扮，登时愣了眼。阿三叫道：“小邪帮主，你发神经不成？扮成这……什么玩二嘛！”

他和阿四已忍不住，指着小邪捧腹笑起来。

“嗯——”小邪拖长鼻音，嘴巴抿得跟哈巴狗似地，表示生气了。压低噪子，冷道：

“阿三、阿四怎能对帮主如此无礼？不想混了是不是？”

阿三、阿四可知道有戏就唱，千万不能唱反调，惹火了“帮主”吃亏的可就是自己了。当下赶忙煞住笑声。强憋心中笑意，如此一来，倒逼得满脸通红。立时拱手正经八百道：“稟帮主，一切就戏（绪）！”

“戏从何来！”小邪庄严道。

“戏从鞭炮来！”阿三正经道：“十八串，放得满城叭叭叫，轰动、轰动！”

阿四道：“二十三串震得总督府几几叫，动轰、动轰！”

“总督府？”小邪皱皱眉头。

“然也”阿四得意道：“如法炮制，兰州石头震衙门”。

小邪闻言，亦感一丝喜悦，那趟事终究是得意事。但只嘴角“不小心”的翘了翘，马上又抿起嘴巴来，冷道：“恨号（很好）！等生意上门，有奖赏！”

“多-谢-小-邪-帮-主！”阿四憋住笑意，一字字地念着。

阿三登时又吹嘘道：“小邪帮主，属下可是动了数百两银子，才造成轰动，将来你可要补给我喔！”

“数百两？”小邪瞪向他：“小帮……尾帮主……唉呀！阿三你哪来的银子？”

阿三排行老五，小邪故作正经想以一般帮派规矩称呼，但叫得十分龇牙拗口，干脆不叫了。

阿三被他这么一问，知道牛皮吹出毛病，马上改口道：“用欠的！属下答应补送他们，嘻嘻！数百两而已！”

“也罢！生意兴隆，通通有赏！”小邪一本正经道：“新开张，换点行头，本馆必须发……发……反正多发几次就对了！”

“发扬光大”四字，他一时想不起来。但“多发几次”也未必是错。

阿三皱皱眉头，瞄向小邪那身珠光宝气，老不老，雅不雅的装束，面有难色，道：“你要我们和你穿一样的衣服？”

“嗯！”小邪用力点头：“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不穿不象样！”

阿三已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穿了才不伦不类，看你这样子，真象要装棺的僵尸，一顶帽子压得连眉毛都看不见了，多痛苦？”

小七和阿四也在窃笑，但小邪仍一本正经道：“如此才有威严！帮主如此帮兵也该如此！”

“我抗议！”阿三举双手叫道：“不合实际，太难看了！”

小邪白眼道：“抗议无效！全部进去换衣服！连小丁也一样！”他冷道：“本帮主令出如山！违者扫（罚扫毛坑及庭院）！”

“好好好！穿！穿！我穿！穿了就不扫！”阿三委曲地叫着，转向阿四和小七，无奈道：“走吧！再不穿，我看马上就要穿铁甲上班了！”

三人又好气又好笑和无奈地走向后门。

小邪十分得意自己的想法，双目已瞅向太师椅后面那张六尺正方自己的彩色画像——笑得很甜。下边还题着“杨小邪帮主”碗大朱字，配合一片红色地毯和淡白色帐幔，窗棂

宣纸，显得十分协调。他已偷偷笑起来，因为他觉得自身打扮十分突出，也显得自己更不俗。

然而瞧上瞧下，瞧前瞧后，已过了半小时怎么还没有来？心头已开始烦躁，叫道：“怎么”要起身到后院去看看究竟，却又坐了下来：“不行，一派之尊，怎能随便走动……”虽是如此，眼睛仍是不停瞄向后门，心中嘀咕不停。

其实阿三他们乃有意整小邪，早就躲在门缝中瞧他的举止。等他烦躁得差不多了，这才步步晃着八爷步走出后门，装束和小邪差不多，只是颜色有别。阿三黄色、阿四白色、小丁红色、小七蓝色，差的只是小丁没戴上凤冠，但也长袍马褂加身，活生生的新娘礼服，烘得这位丐帮小公主一阵娇羞，却又啼笑皆非。

小邪看他们都出现了，心情也放松不少，冷道：“为何如此慢？”

阿三冷静回答：“保持庄严，步步稳健，一步半分钟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！”

他跨出一步，尽量保持衣服之不起波动，这才跨出另一步，威风十足；速度却如木偶行走般，慢得让人难以忍受。

小邪眉头直皱，道：“快点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！”

四个人一起回答，但走的步伐只不过“快”了一点，离小邪的标准差多了。

小邪叫道：“再快呀！”

阿三面有难色：“这已是极限了！”

“奶奶的！”小邪起身就想示范：“看着点！”他跨步向官步般摇了起来，速度果然快多了，坐回椅子后，“哦……”

四人窃笑不已的晃向小邪左右两侧太师椅，也坐了下来，故作木头状，硬直得很。

小邪满意一笑，道：“本帮刚成立，要有体面。”

“是！”四人异口同声回答。

小邪频频点头，复谈及正事，道：“阿三你觉得生意何时才会上门？”

“我看……明天吧！”

“明天？！”

阿三认真道：“不错，顾客是今天会上门，不过我们明天才能走到前门。”

阿四道：“我比较快，今天晚上会到。”

小七和小丁已笑起来，他们在调侃小邪。

小邪也想笑，但仍憋住了叫道：“少来！太夸张了吧！么要走一天？再乱扯，小心我挂条绳子在你背上，省得走路！”

小丁白他一眼，叫道：“那你午餐和晚餐一起吃好了！穿这样，你叫我如何做菜？”

小七也叫道：“小邪帮主你要我教武功，这身马褂……我看教他们穿衣服就差不多了！”

阿三叫道：“小邪帮主你总不能叫我穿这样出去兜生意吧？”

阿四叫道：“这太不切实际了吧！我们不想穿，脖子都快扭断了！”

小邪白眼瞪向他们冷道：“怎么？刚刚开始就起哄了？”

小丁站起来，叫道：“小邪你少出馊主意穿上这身衣服，你叫我们能做什么事？自己穿也就罢了，还要强迫人家！照这样下去，生意不用三天就得关门了！”

阿三也站起来，叫道：“我不相信你也憋得下去，这种套龙头的日子，不憋死也要憋疯！”

阿四又已接口：“令人无法想象的日子、痛苦的日子、难熬的日子、小邪帮主你怎么虐待同胞兄弟呢？好残忍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”小邪挥手截口道：“不穿总可以了吧！”无情打采地抓下帽冠，露出那束斜绑如马尾的头毛道：“我是真憋不下去了，我只不过想要装装门面了，替本帮树立形象，谁知道你们舌头那么长，抗议倒也罢了，还发唠叨一大堆？黑奶妈的！什么明天才能走到前门？什么午餐晚餐一起吃？什么生意不到三天就关门？被你们这么一说，不难也得难（倒楣）！不穿就不穿！抗议有效！”

“哇——诗口口！”

一阵胜利欢呼，阿三他们已快速将身上长马褂褪去，激动之余，已冲向小邪：“来！小邪帮主，我们替你宽衣解带！”

除了小丁仍在轻褪衣袍外，三人六手已抓得小邪哇哇大叫：“让开啊！我自己来！哇呜！阿三你怎么撕到我夸管了？放手啊！”

双拳不敌六腿，不到半分钟，小邪不只褪了外袍，连青色便装都被撕出不少破洞。

阿三笑道：“天下第一大帮乞丐装，第一小帮就算洞洞装好啦！”小丁摺妥红色挂袍，露出一身绢白便装，更显脱俗。轻笑之余，顿觉要是小邪衣服全撕了，苦的可就是自己，嫣然微笑，道：“好了啦！别忘了今天是开张日，再闹下去，谁还敢上门？”

阿三意犹未尽，道：“难得一次战胜，不捞点回来，尚待何时？”

能斗败小邪，可是他们无上的光荣。三人仍不肯收手，一再纠缠下去。

阿四叫道：“骗谁？哪有这么快？至少也得等吃完午饭后……”

突地前门传来沉冷声音——

“里边何人？快出来回话！”

此时登时惊住五人。小邪愕然道：“有人？！”立时喜悦：“生意上门了！呀——诗口口！”

话未说完，人已蹿起，朝后门窜去。那手轻身术，当真如电如雷，啪地就已消失，再哗地闪出后门，手上已抓住另一套衣服。急道：‘阿三、阿四、小七，赶忙出去看看，记着，别弱了本帮威风。’

“得令！”

阿三、阿四、小七有板有眼已大步地晃向前门，去接他们的第一笔生意。

小丁瞄向小邪，温柔一笑，道：“看你？好生生的，就来个什么“员外郎”，弄得一身衣服都烂了？”

小邪无奈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们反应那么激烈？也罢！反正你最近满会缝衣服的，就交给你啦！快点收拾收拾，他们马上就进来了！”

两人很快收拾一大堆破碎衣片，小邪也趁此换上青衣便装，那股精灵邪气又已尽露无遗。随后已坐回那张太师椅。十来岁的顽皮脸蛋，再怎么看也不象一派之尊，但他就是非摆出那副模样不可，实够惹人。

小丁收拾妥善，已抱着碎衣片含笑走向后院。

小邪急叫：“小丁别忘了泡点茶！作生意嘛！”

“我会的!”小丁温柔含笑,已步入后门。

小邪这才满意地等待第一笔生意的到来。

阿三、阿四、小七兴冲冲地奔出前门。尚未见着人,阿三高兴叫道:“生意上门啦——欢迎光……”“临”字还没说出口,他已发现四名官差面目冷森的立于前,那股喜气已被冲得凉了一半。讷然道:“你们……你们是来谈生意的?”

一名四句蓄有八字胡之壮高官差冷道:“可以这么说!”

“哇!恨号!恨号(很好)!”阿四又已高兴叫起来:“准错不了,鞭炮有放有差,马上见效。”

官差冷然道:“不错!马上见效,而且效果一定让你们满意。”

小七自从和小王爷萧无痕同习武艺以后,对官场已了解不少,他拱手道:“敢问官爷如何称呼?”

另一较瘦官差道:“总督府带刀护卫,他是我们头领,姓江。”

小七含笑道:“原来是江头领,却不知所为何事?”

阿三接口道:“当然是谈生意而来,我看这笔生意还不小喔!”他奉承般笑道:“对不对,江头领?”

江头领轻轻哼了一声,瞄了门匾“通吃馆”一眼,道:“不错,好几百两生意。”

阿四登时激动道:“我说嘛!错不了,官爷您是要报名、寻人、还是保镖?”

江头领拿出一张白纸信封,冷笑道:“看了它,你就明白了。”

阿三接过手,道:“这么神秘?不用办什么手续吗?”

江头领冷道:“不必,照着指示去办,什么事没有,否则

你这“通吃馆”可能会吃不完兜着走了！”

阿三自得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本帮那有吃不完的事？放心；为这笔生意我们接定了，只要银子少不了就行啦！看在今天开张份上，说不定还可以给你打折！”

江头领冷道：“官家做生意，从不打折，银子永远不能少！希望你们能“吃”个精光，后会有期！”

说着四人转身大步离去，三尺长红刀鞘挂在腰际，甩得咻咻作响，好不威风。

阿三还不停招手：“拜拜！有空再来啦！”见四人如红云般消失巷角，这才大呼：“哈哈！成啦！轻而易举！小邪帮主——佳音传耳啦——”

三人喜悦非常的往大厅奔，连门都忘了带上。

“看”阿三跨入门，迫不及待的邀功，斜眼睨向椅上小邪，得意：“简单明了”！数百两很容易就抓到手里！信封猛挥，他交予小邪。

“看你的头！”小邪抓过信封，同时给他一个响头，叫道：“本帮主一向不喜欢识字，看个鸟？什么玩二嘛！”

阿三摸着后脑勺，苦笑道：“忙中有错！说不定……里边写的是窟窿（圆圈），很容易懂的！”

小邪瞪向他，道：“那你去懂好了！我不想懂！”

阿三尴尬一笑，道：“有时候窟窿太深了，我也看不懂，还是叫小七看看如何？”

“太深，你不会跳下去找？全是你的话？”小邪转向小七笑道：“你来！跟小王爷混那么久，总得有两把刷子吧！”

壮如一座山的小七含笑走了过来，接过信封，笑道：“只要小邪帮主喜欢，挂上三把刷子也无所谓！不过这是总督府

信箴，能不能全懂，就不是几把刷子可以刷完的了！”

小邪叫道：“快拆呀！哪时学到阿四，专拍马屁了？”

阿四奉承道：“我的技术那有这么差？我已炉火纯青，不露痕迹啦！”

阿三鄙夷道：“边放边吃，不用说，一点痕迹也没有！”

阿四瞪向他，叫道：“恐怕你一辈子也吃不到！”

“行了没？”小邪叫道：“再吵，就到门口去拉生意象妓女一样！最好衣服也换成女装！”

阿三、阿四不敢再喧嚷。小七已拆开信封，摊开白宣纸一看，不禁皱眉头而笑了起来。

小邪急问：“怎么样？生意大不大？”

小七憋住笑道：“很大，三百两银子，一次付清。”

“才三百两”这些数目对小邪来说，实在连塞牙缝都不足，不过另有其它状况又不同了，他问：“干什么事？简不简单？你念给我听！”

小七犹豫的瞄向阿三、阿四一眼，两人似乎已觉得事情不妙，笑容也没了。阿三稍带怯意道：“好歹总是生意，念吧！”

小七清清喉咙，作好准备，这才念道：“刁民乱放鞭炮、骚扰百姓、扰乱安宁，制造垃圾，更可诛者，竟将鞭炮甩入总督府，罪不可道。念其无知初犯，责罚纹银三百两，限于三日内清扫城内所有传单及鞭炮纸屑，若有违者，各责五十大板。”

任谁也想不到通吃帮的第一笔生意，会是总督府的告发单，还要清扫街道。

“哇卡！”小邪两只眼珠已快掉了出来：“黑皮奶奶的！别炮！”

阿三、阿四已准备偷溜，然却被小邪一腾身，揪住衣领，按在地上，不停的敲响头，骂道：“什么玩二嘛！要你们找好地方放鞭炮，你们给我满街跑，还丢到总督府里边，太可恶了！”

阿四求饶叫道：“小邪帮主你不能没良心，我们如此做，全是为了你啊！刚才你夸我做得很好，现在怎么又变了？放手啊！”

小邪猛敲他的头，叫道：“刚才没罚钱，现在罚了钱，证明做错了！黑皮奶奶的！学不到就不要学，我非敲破你的头不可！还有你阿三，竟敢乱抛传单，什么三百两？扣你半年薪水！”

阿三急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要打你打好了，薪水千万扣不得！小邪帮主饶命哪！这主意还不是你想的？我只不过加点醋罢了！”

“这醋你吃得掉？可恶！第一笔生意就赔老本，将来还混个鸟？我敲穿你的头！”

小邪双手如雨敲向两人头颅，敲得他俩哇哇直叫而不停挣扎，可惜就象大石压乌龟，光抓着四肢也不管用。

小七仍在笑，他知道小邪只不过在发泄霉气，并非玩真的，故未伸手劝阻，亦不敢伸手，以免惹火上身，不停的瞧视手上信箴而发笑。

小邪敲累了，方自坐起，叫道：“也罢！真是交友不慎！”打死你们，还得自己去扫街道，我可不干。”

阿四爬起来，直摸后脑勺，苦着脸道：“小邪帮主，我不是有意的，谁知道你丢石头没事，我放鞭炮会有事？”

“算了吧！我的石头岂是你的鞭炮能比？以后少给我乱放